

云深不知处
散文集《天狼星的亮度》后记
李汉荣

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——贾岛
刚才是一片空白，像是离群的几只小羊羔，在追逐天空无尽的鲜嫩，那无尽的蓝幽幽的草色。
一会儿就有了大动静，棉花一车车拉过来，棉花垛一座座堆起来，仍有许多白的毛驴、白的马、白的车，驮着白的棉花，小跑着向这里集合。一会儿，整个天空变成了洁白的棉花的街市。
山顶上的那个小屋，已被白云淹没。小屋的门窗是敞开的吗？屋子里有纺车吗？
我猜想，那屋子里一定飘进去许多白云。纺车一摇，就能纺出纯真的歌谣。那就是仙境了。
其实，仙境就是诗境，就是物我两忘、魂天归一的意境。
人有时候需要生活在云端之中。白云擦拭着你的锅碗瓢勺，也擦拭了你的灵性。如果你在云端写作，天空和白云会提炼你的心灵，漂雪你的情操，净化你的语言。
在日常的高度，在人迹罕至的白云漫卷的山巅，人会被白云再造和重新分娩，并重新获得“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瞥”的那种天真目光，他不仅看见了白云，也通过远眺和俯瞰，惊奇地发现了被忽略了的生命的细节和日常的意味。
而如果完全沦入日常，他不仅丧失了“白云”，也丧失了日常。
白云中的山巅与烟火里的日常，构成了生活的两极：恰如阴与阳、凡与仙、色界与净界、入世与出世，彼此互为彼岸、归途和远方。
云端出现的屋宇和人影，也使山下的人、红尘里的人，有了眺望的方向，并升起超尘拔俗的念想。
我想在云中筑一间小屋，时常去住一段，过一种彻底宁静澄明的纯心灵生活，体会古人冲淡、纯粹、虚静、高古的心境，让生活中、性情中、胸襟中多一些白云。

水仙负冰

梅一梵

立春后，随着小雪大雪节气的来访，花市出现水仙的消息。
这时，买几颗水仙种球水培，是我多年一直的追求。也算是我的风物或习俗。
水仙适合佛系养法。一碟清水，几粒卵石，样子清清白白，珊珊可爱，在冬季花卉里别有一番风致。
前几年养水仙，只是去除紫皮及枯根，直接上盆，垒几粒白石子儿。近两年，为了使水仙早日绽放吐蕊，我学着雕刻水仙。
将健康饱满，盘底坚实的种球清理干净，左手握种球，芽头朝上，右手用小刀从球底1厘米处平行横切半圈，将裹紧的鳞片及茎膜，由下往上，由外而内，逐层剥落，露出藏在内部的茎秆。再由茎秆两侧左右纵切，小心清理，直至洁白的茎秆完全暴露后，将种球浸泡，洗净伤口，放入备好的浅钵中，白色鹅卵石将鳞茎固定。白天放在窗外，接受阳光的抚慰，防止徒长。夜晚端进屋，置于灯下，让持续有效的光合作用给植株提供充分的养料。由于勤换水，多光照，通风优良，温度适宜，过了几日，即见白嫩的须根，悄悄然由球底向四周蔓延。约莫一个多月后，茎秆开枝，抽苔，散叶，

花萼抽出，花苞努力膨胀，一天比一天冲动，一天比一天迫不及待。一日里，晨起，忽闻丝丝清香，沁人心脾，盈入怀袖。心想着，是谁香香地站在那儿？疑惑之际，不由得心里咯噔一惊，“咦”地一下转身，问道：“开了吗？”
“开了。”水仙应答。
一朵清幽素净的花萼，在冰雪凛冽的寒冬时节亭亭玉立，模样婀娜玲珑，可堪入画。
欣喜之余，急急上前，将其捧在手中，置于门厅不是，置于净几不是，至于案头也不是。总之，哪里都觉得不妥，哪里都觉得欠缺点什么。倘若此时恰好阳光明媚，又如一首楚楚怯怯的小令，披着宋时的月光，戴着魏晋的斗篷，神情娇羞，姿态婵娟，惹人垂怜。尤其是年关将近，水仙用思念、团圆、吉祥、美好、纯洁、高尚等花语，迎合了中国人对过年的态度。

水仙花有单瓣重瓣之分。单瓣水仙，六瓣一层花，花朵清新娇小，味清香，花被白嫩似汤匙，黄蕊呈盂杯形，完全绽开，犹如六棱白玉盘托起一盏金盃，人称“金盃玉台”。重瓣水仙也叫洋水仙，黄色居多，两层十二枚花瓣卷成一簇，朵大，瓣皱皱，香味淡浊，称作“玉玲瓏”。重瓣水仙花形不如单瓣水仙矜持端丽，懂礼数，有教养，一副大大咧咧的性格，恨不得把自己开炸。我们常见的为单瓣水仙。我养的也是单瓣水仙。宋代诗人朱熹的“水中仙子来何处，翠袖黄冠白玉英”诗句，说的也是单瓣水仙。
一个“单”字，一个“瓣”字，一个“水”字，一个“仙”字。分开来理解，孤清，婉丽，清澹，不着风尘。组合在一起，造就了一个超凡脱俗、冰肌玉骨的冷美人，如梦如幻的飘渺丰姿。
对于水仙，古人今人都青睐有加。
明代有个叫做程羽文的人，隐逸山中，远离城市村落里精密准确的报时，用山中一年四季自然的花开花落，编写了一部涵盖全年花历的册子《花月令》。他在十二月中记载：“十二月：蜡梅开。茗花发。水仙负冰。梅香

绽。山茶灼。雪花六出。”作者为何不说，顶着严寒，开于山野的“梅”负冰，“腊梅”负冰，“山茶”负冰，亦或“雪花”负冰，单单却只说，养于室内的水仙负冰呢？我想，他必定也是对甘于清贫、不施粉黛的水仙情有独钟，由此才让它负着冰，含着雪，独自走向它冰清玉洁的人尘之姿。
话说这水仙花原本并非传统的中国花卉，而是在唐朝时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，一开始作为贡品送给皇官贵族，宋朝以后，也只有一些达官显贵才会拥有，直到元朝时，水仙花才慢慢走入民间。现如今，中国水仙经千年的选育和优化，已经完全区别于国际上的洋水仙，成为世界水仙花中别具一格的佳丽。而宋代时，中国传统文化忽然由唐代的富丽辉煌，转变为清幽温婉、淡雅素洁、凛冽冷艳的审美方向，而水仙花正因为契合宋代文人士族清贞雅逸的性格，一时间成为上层阶级的新宠，被文人墨客以诗词书画的形式赞美吟诵。
黄庭坚的“借水开花自一奇，水沈为骨玉为肌”写出了水仙骨如沉香肌如玉的晶莹澄澈之美。范成大在《瓶花》中曰：“水仙携蜡梅，来作散花雨。但惊醉梦醒，不辨香来处。”意思是说水仙和蜡梅一起

草木芬芳

拐枣

宋晓轩

对于拐枣，记得汉中平川是不生长的。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，表婶从天台山来走亲戚，带了一串灰黄灰黄的，甜中有涩，说叫拐枣的东西。我一时贪玩，名字没有记住，却联想起了“崽拐”，表婶笑着说，“你就是个崽拐。”此后，但凡听见“崽拐”两字，我就会想到拐枣。
又一年的正月十五，在镇上看彩船时，突然发现一个地摊卖东西，黄褐色的，呈不规则的三角形，像野生姜，又像山鸡爪子，上面有像花椒壳一样的小果子，对，就是那个叫“崽拐”的拐枣。我便使性子赖着不走了，母亲只好买了一串。当时我感觉这拐枣比彩船节目好看多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舍不得吃一颗，时不时拿起来仔细观看，还偷偷地揪了颗花椒壳的小果子吞下，结果除了一张空皮无肉外，还咀嚼不烂，一点也不甜，有些糙口，赶紧吐了。到家后和兄弟姐妹分享时，我还教如何吃法，特别提醒了花椒壳果子是不能吃的。
到城里上学时，偶尔见到街道旁边有卖的，我忍不住当了多次讲解员。到山区工作后，拐枣经常见到，拐枣树也抚摸过，高大的枝干，卵形的叶片，油菜花似的黄绿色花朵，观音菩萨莲台似的萼蕊，拐枣和叶片混杂在一起，没



汉水

梦里荷花

杨春霞 摄

人间有味

有层次感。花椒壳果子开始是绿的，后来才变黄。
与山民的交谈，才懂得了拐枣的正确吃法：阴历十一月份成熟后，将其甩在屋瓦房顶上，任凭风吹寒浸，霜冻几天后取下，直接食用或泡白酒，这样会涩味尽失，更甜，药效更佳。因为自己胃酸分泌过多，忌糖分，所以对拐枣避之若浼，十几年了也没再尝过。
查阅资料后，又知晓了它的学名：枳椇。《本草纲目》曰：“（枳椇）味甘，性平，无毒”，“其枝叶，止呕逆，解酒毒，辟虫毒”。一个“椇”字，好文雅哟。吃拐枣其实吃的是它的果柄，花椒壳似的果子是种子。
与友谈及拐枣，他也说起了霜冻之后更甜之事，莫非这和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是同一个道理？我笑着问道，甩在屋瓦上，就不怕雀儿吃了么？友答说，雀儿也挺灵性的，一般不会去吃，何况雀儿又能吃多少啊？我听后瞬间脸红了，还是自己悟性差，格局太小，没能参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。
下次若再碰见，一定要买上一串……

我们玩过家家吧

苏书

人搀扶，走好几步路时，我在电话这边也咧开了嘴笑着。第一次听到电话里孩子不太清晰的“妈妈”时，我激动地跳了起来，赶紧拽着丈夫来听。当孩子可以说更多的字、词时，我欢喜的同时又突然意识到孩子说话的嗓音有些粗哑。忍不住胡思乱想：是我怀孕的时候，吃了什么不妥的食物？第二天清晨刚一睁开眼睛，就给家里打电话，催促母亲带上孩子去医院做个检查。
工厂放假休息的时候，外出逛街，我总是先冲进童装店，抓起那些漂亮可爱的衣裙鞋靴，爱不释手。冲丈夫嚷着：这件不错，赶紧给女儿买一件寄回去。丈夫总是又气又笑道：你不才寄了没多久吗？
终于年关将至。归心似箭的我们迫不及待、历尽艰辛买了回家的车票。
一回到家里，行李来不及放下，我就去抱躲在母亲背后的女儿，分别仅半年，她却不认识我了。
她好奇地看着我，害羞地躲在母亲身后，母亲笑着拉她到我怀里说：“你不是天天看着照片喊妈妈，你妈妈回来了，快让她抱抱啊。”她挣扎着跑开了，穿得圆滚滚的身形，跑得有些笨拙。
我强颜欢笑，像是她的跟屁

冬日菜园

楚文清

白菜，个大腰圆，叶如翡翠，茎似凝脂，呈半透明的白绿色、石青色，气味芬芳。如田间劳作的健硕农妇，白生生的水嫩，丰腴肥硕，敦厚中显露端庄；洁净素雅，滋味深刻，清秀中蕴藏妩媚、蕴涵着无穷气韵。雪后的白菜，修炼得尤其干净、脆爽。碧玉的颜色里，浮躁褪尽见真纯。跟霜前的披散或不自持相比，更显端庄静穆、安然稳重。
白菜古称为“菘”。
老饕苏轼夸白菜：“白菘类羔豚，冒土出熊蹯”——把白菜比乳猪和熊掌。郑板桥赠友：“白菜青盐糙米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。”清贫寡淡之余，尽显澄明清雅的人生境界。齐白石老人笔下的白菜，水墨淋漓，青白肥壮，缀以蛴螬，妙趣横生。
雪霁，村庄如同古代寒士，丰神俊朗，温润如玉，高远而辽阔。雪天出门，哈气成烟，脚踏雪吱吱，如蚕嚼桑叶。去屋后，轻铲几棵沾雪的大白菜，兜一身寒气入屋，捧一碗白菜红薯芋粉汤，烟火人间。
逼仄小屋里，火炉上一锅白菜煨骨头，香气缭绕，云山雾海，骨头白菜，丝丝缕缕，泾渭分明。约布衣旧友，就农家酿、嚼乡土菜。便是大地上最温暖的事情。
茼蒿，又名胡菜、香菜。
腊月的故乡，在每家每户的园子里，都会专门开辟一小块空地，种上一些茼蒿。放眼望去，郁郁勃勃，肥肥嫩嫩，青碧可爱。茼蒿，它和葱、蒜一样，气味浓郁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
阳光暖后的早晨，下地去割几捆茎长叶短的高秆茼蒿。蹲在门前小溪旁，一片叶子，一片叶子地掰开来，放进哗哗流淌的溪水中漂洗干净。随之，将一篮子脆生生的茼蒿叶，一片片吊挂到院中搭架的竹竿上，沥水到晌午。晒至半干，有些韧劲的时候，再从屋里抬出宽大的竹编簸箕。垫上砧板，拿起菜刀，把嫩嫩的茼蒿梗叶，切成一寸多长，两三分宽的小条子。细细的茼蒿丝，青白相间，水灵透了。
小寒大寒，一场雪后，就是制作茼蒿的好时节。挑个暖阳高照的天气，将茼蒿节节晒上两三天。等其收了水，色也变了，此时收起晒焉了的茼蒿，倒入大木盆里，反复揉搓。直到揉出汤汁后，撒入精盐、白糖、五香粉、辣椒粉、生姜末、大蒜泥，轻揉几下摊开。接着撒上炒熟的芝麻，与碾碎的花生仁，浇些炼熟的菜籽油，轻柔地搅拌均匀。
儿时冬日早饭，茼蒿不可或缺。寒冬腊月里，茼蒿，便成了最好的味蕾慰藉。红薯稀饭配香菜，又甜又辣，非常开胃。依稀记得，那时候每天上学前，总要偷偷溜进厨房，从菜坛里抓一小把茼蒿，用油纸包好，塞入口袋，带到学校与同桌交换着品尝。独具特色的乡土风味，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

汉中文脉

也 让 语 言 中 多 一 些 白 云。
女儿气恼地说：假装的吗？我立马噤声。
女儿又说道：宝宝，你要乖乖地，听妈妈的话。莫要哭，莫要闹。妈妈会给你买糖果吃，还给你买好多、好多新衣裳穿……听着孩子模仿着大人的口吻，奶声奶气的话语，落在静谧的街道里，看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，映在我从小到大走过无数遍的巷道，我半天进不了角色，暗暗发笑，憋得老脸都麻了。
忽然，女儿的小手电筒熄灭了。女儿拉紧了我的手说道：别怕，别怕，宝宝，有妈妈在。
从她有点颤抖的语气里，我分明感觉到了她的紧张和恐惧，听到她强装镇定的这句话，我破防了，泪如雨下。我弯下腰，紧紧地抱住女儿，失声痛哭。
女儿轻轻拍着我的脑袋说道：妈妈，你不要真哭，你一哭，我也要哭呢。
我在女儿的棉袄上蹭干了眼泪，看着黑夜里她亮晶晶的眼眸，笑着说：没有啊，我假装的。我的女儿这么懂事、贴心，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女儿开心地跳了起来，嚷道：那我们晚上回去继续玩过家家，好不好？说完，就要和我拉钩。
拉钩，上吊，一百年，不许变。谁变，谁就是小狗。一个稚嫩的一个沧桑的声音，共同承载欢欣的承诺，穿透了长而黑的巷道飘荡荡得很远很远，至今仿佛还回响在我的耳边。

百姓故事

记住乡愁